

人文精品

金伟著

下册

脉学专家金伟教授的传奇人生

执著光明

求真出版社

ZHIZHUO GUANGMING

执著光明

（下册）

金伟◎著



求真出版社

小雨就这样走了



第二天早晨刚上班，小城急火火地跑来告诉我，说小雨感冒了，从昨天晚上开始发烧，夜里一直死命地咳嗽，有时还大口地吐血。早上起来，病情不仅没有好转，还更加严重了。

我听了，又急又怕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偏偏今天我的号已经挂满，无论如何请不下假，只好让小城赶紧回去先把小雨送进医院治疗，晚上下班后我马上去看她。小城应一声，拔腿跑了。

这天的病人特别多，一直看到下午五点钟才总算结束了。下班后，我让刘涛把我送到了小雨住的医院。

走进病房，小雨刚打完吊针，已经安静地睡了。小梅见我来了，赶紧喊小雨醒来。

柔弱的小雨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我能感觉到她脸色的苍白和呼吸的孱弱。她睁开疲惫的双眼，一见我就哭着说：“金哥，我真没用，身体刚好了半年，又病倒了，你说我还能好吗？”我紧握住小雨那无力而冰凉的

手，觉得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。一贯坚强的小雨此刻脆弱得像个孩子，是啊，面对如此严重的疾病，她怎能不怕。我怜惜，心疼，懊悔……眼眶一下子湿润了，但又怕这样会让小雨更难过，只能故作坚强地安慰她说：“人吃了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，好好治疗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”

话音刚落，小雨的妈妈冲进了病房：“亏你还是个医生，孩子有病身体一直不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最近刚刚好了点，你又让她陪你爬山过林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借书。天气这么冷，在山林里整整折腾了一夜，把孩子都冻病了，现在还缠着她不放，你想要她的命啊！”大妈越说气越大，“是你的脉诊研究重要，还是我女儿的命重要?! 过去你为我女儿治过病，可我女儿也帮过你不少忙，这样我们就算扯平了，谁也不欠谁的，今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我女儿既然住进了医院，她的病医院里的医生会给她治，你就甭操那份闲心了！”

听妈妈说话不好听，小雨一着急又咳嗽起来。她一边咳嗽，一边以手势阻止妈妈的抱怨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竭力忍住咳嗽，泪眼汪汪地看着妈妈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妈妈，求求您，您不要说话伤金哥的心，这次去开源河真的不是金哥让我去的，那天下午金哥和小城哥知道我身体不好，说啥也不让我去，我是不放心金哥才自己坚持要去的，这次生病真的和金哥没有关系啊，再说金哥这次去开源河，也是为了给我找药方治病，他为我受了那么大的罪，你不领情，可也不能说话伤人啊！”

见女儿着急，大妈大概也知道自己说得有些过头了，尽量忍住气，压低声音但还是没好气地对我说：“孩子病得很重，该休息了，你就回去吧，以后甭来了！”

听小雨连声的咳嗽，我心里很难受，紧紧握住她的手。她由于过分激动而身体颤抖，我实在不忍心让她再着急生气，就赶紧安抚她说：“小雨，你不要生气，大妈也是心疼你啊！你好好养病，我先回去，明天再来看你。”说完，我起身离开了。

回到家里，一夜无眠，我真后悔，那天不该那么着急去借那本书，我明明知道她病情刚开始恢复，身体还很虚弱，经不起风寒，我为啥要



让我心爱的小雨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呢！可现在一切都晚了！我不知自己该怎么做才能挽回这一切，忽然想起前几天我四川的一位老同学寄来的一块上好的三七（一味中药），这对小雨的病也许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对！明天一早就给小雨送去！我从炕上一跃而起，仔细地把它研成细粉末，又用一张干净的白纸小心翼翼地包好，捧在手里，好像捧着一份希望。

没成想，天还没亮，院长就让我到南岔去给他的一个亲戚看病。我告诉院长小雨病了，病得很重，我要去陪她。院长说就一上午的时间，中午就能回来，下午你就不用上班了，可以好好地去陪小雨。院长都这样说了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就极不情愿地跟院长去了。走在路上，我还惴惴地安慰自己：小雨住在大医院，有那么好的医生和护士，说不定我回来她就止住咳血了。

到了南岔，给病人看完病，我开了方，就急急忙忙往回赶。一直到了中午十二点钟，我才回到了医院。我本想先回家拿上清晨研好的三七粉再去看小雨，没料想，刚到院门口，就听到一声惨烈的哭喊：“金哥，我妹妹死了！我妹妹死了……”

天哪，是小城的声音！

我闻言一把抓住迎上来的小城的胳膊：“什么？小雨死了！她怎么会死呢？”

“妹妹可能是太累了。前天咱们分手的时候她还是好好的，回到家里午饭也没吃，就开始看借回来的那本书。晚饭她也吃得很少，饭后，又接着看书。到了八点钟，她就开始咳嗽，没过多久就吐血，吃药打针也止不住。她不住地咳嗽、吐血，整整折腾了一夜。第二天住院以后吐血也没止住，但吐血量一直不算太多。昨天晚上她见大妈跟你吵嘴，心里着急，又吐了一大口血。医生给她打了止血针，又吃了两片止血药，吐血才算暂时止住了，可咳嗽并没有减轻。没想到过了不到两个小时，她又开始吐血了。这一夜她一直在不停地写，大妈问她写的啥，她也不说。就这样，她整整咳了一夜，也整整写了一夜。一直写到今天上午十点多钟，她的手拿不住笔了，才停下来。医生又给她打了最好的止血针，还

是不管用，到了十一点钟，她就断气了……”小城已泣不成声，“昨天夜里她咳嗽得很厉害，吐血也越来越多，自己感觉不好，就一直想见你。我想马上去叫你，可大妈说啥也不干。今天一早我到医院去找你，院里的人说你到南岔给人家看病去了，中午才能回来。我回去告诉妹妹，妹妹眼里含着泪，啥也没说。今天上午，妹妹还清醒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睁得大大的，不停地往外看，看样子，她是盼你早些回来呀！快到十一点的时候，妹妹就昏迷了，昏迷中她还不住地喊着你的名字。到了十一点她就死了，死的时候，眼睛大睁着，嘴也没闭上……好像心里有好多话没有说出来，看了真让人难受……”

小雨死了？

小雨死了！！

我至亲至爱的小雨！

我的脑袋“轰”的一声，一阵眩晕，两腿软得像抽了筋骨，身体不停地摇晃，一头栽了下去。小城一把扶住了我，不断地喊我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才慢慢稳住心神，竭力忍住悲痛，强打精神，站起来跟着小城向小雨家走去。

我跌跌撞撞地在路上走着，眼泪不停地流。我紧紧闭着嘴，牙齿死地咬住嘴唇，嘴唇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咬破了，一滴滴鲜血不时地滴在衣襟上，但当时的我全然没有感觉，只是巨浪在心头一排排掀起，又猝然间落下。耳边不断地回响起小雨银铃般的笑声。小雨，你不可能死，你肯定活着——这只是一场恶作剧。你还会给我做饭，还会带我去医院上班，你还会……也许明天早上我还没起床，你就会突然跑来敲我的门。你不是说好了春节跟我回山东老家结婚吗？！你怎么会……！

不，你绝不会死！也许你是因为失血过多休克了，过一会儿你就会醒过来的，你一定还在等我，你还有许多话要跟我说！我内心紧张地做着各种设想。所有这些设想的前提都是小雨还活着。是的，她怎么会死呢？她怎么会死呢？她还活着，活着！想到这里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突然挣脱小城的双臂，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。哭了老半天，在小城的一



再劝说下，我才勉强支撑着站起来继续往前走。

根据东北人的习惯，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家门的，小雨的灵床只好设在家门外临时搭起的布篷里。篷布被风吹得不住地起伏，像小雨的呼吸，温和而有力。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相信，那篷布下面躺着的是小雨冰冷的尸体——怎么会呢?!可是，这铺天盖地的哭喊声从何而来，这充塞天地的悲凉又是为了什么？一切都在无情地提示我：小雨走了，小雨真的永远离开了我！

小城拉我过去跟小雨的父母打招呼。

“你这个自私鬼，为了研究你那破脉诊，让我女儿起早贪黑地给你抄，给你写，我们的女儿就是被你活活累死的，你咋不去死啊！还我的女儿，快还我的女儿！……”我顿时遭到了老两口咬牙切齿的咒骂。

我没辩解，只是悔恨地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：是啊，我是该死！假如不去双子河，假如不去开源河，假如不在山上着凉，假如小雨不那么累，她就不会旧病复发，就不会死！我恨死自己了！此时此刻，真恨不得有几把钢刀插入我的心窝，那样，也许我还能好受些……所以，我恨自己！任凭老两口怎样辱骂，我只是木然地站在那里泪如雨下。

小城似乎看出这剑拔弩张的阵势对我不利，为了保护我，他始终寸步不离地站在我身边。

小雨的父母渐渐丧失了理智，他们大声哭嚎着。突然，小雨的母亲举起拳头疯狂地向我扑了过来。小城见事不妙，试图拉我躲开，但尽管他用尽了全力，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呆站在那里——我盼着重重地挨打。小城只顾拼命地拉我，没想到拳头来得如此之快。我只觉得“咣”的一响，脸上就重重挨了一拳，嘴里立刻有咸腥的液体涌出。我非但觉不出疼，反而感到些许的轻松。小城喊叫着用力把大妈拉开。大伯又举着拳头咆哮着向我冲过来。“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这个害人精！”听着大伯的骂声，我还是不躲不闪，心甘情愿地挨这一拳。

这时，突然传来小梅的一声尖叫，原来是小梅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冲

了上来，用自己的脸挡住了这一记重拳。只听她哽咽着说：“大伯，您这是怎么了?! 自十岁我从山外老家来到伊春，您和大妈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关心照顾我，我十分感激。在我的眼里，您和大妈就像救苦救难的菩萨，不论什么人，只要有困难，你们总是热情相助。过去您常说金医生是好人，为了小雨姐的病他操碎了心，还说他眼睛不好，生活很不方便，让我们好好照顾他，我们这样做了。而金哥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为了给小雨姐找药方，他一个盲人，冒着危险，走了整整一夜的山路，脸上被树枝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，难道你们看了就不心疼吗？小雨姐死了我们很难过，难道金哥心里就好受吗？小雨姐死的时候张着嘴，睁着眼，她是对你们不放心啊！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理解她呢！”

小梅的话对气急败坏的大伯来说只能是火上浇油，他伤心地骂道：“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从小把你拉扯大，现在你倒教训起我来了！”

大妈见老伴火气上来了，怕小梅再次挨打，死活把她拽走了。

大伯误打了自己的侄女，本就有些心疼，可侄女不仅不理解，反而帮我说话，这更让他恼羞成怒，又恶狠狠地向我扑了过来。这时候，我明明知道小城和大妈正在远远地拉着小梅，自己身边没人保护，却仍旧不躲不闪，等着挨打。拳头带着风猛地呼啸而至，小城一个箭步冲了过来，一把抓住大伯的手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：“大伯，你醒醒啊！多少年来，您和大妈像疼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我们，我们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吃里扒外，可小雨妹妹的死真的和金哥没有关系啊！那天下午我们知道小雨妹妹的身体不好，说啥也不让她去，可她非去不可。您不相信我，还不相信小雨妹妹吗？她病重的时候，跪在床上向你们说明情况，还苦苦哀求你们在她死后千万不要难为金哥。当时你们也答应了，可妹妹刚死，你们就把金哥打成这个样子，如果妹妹泉下有知，她能安心吗？妹妹已经死了，在九泉下我们还不让她安心吗？”

两个老人好像愣住了，突然又倒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。

我想去祭拜小雨，向她说明我没有和她见上最后一面的原因，并恳求她的原谅，可愤怒的大伯大妈哭闹着挡住路不让我进去。正当我骑虎



难下的时候，王大爷来了。正在地上哭喊的大伯一见到王大爷，立刻站起来，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：“老王头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算账，一年前要不是你让我的女儿去帮他研究什么脉诊，现在我的女儿能死吗？”

王大爷慢慢走过来，含着眼泪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志钢兄弟，你咋这么说话呢？我们在尖山河林场当工人的时候，每天早上都是一起上山，晚上一起回来，有饭一起吃，有酒一起喝，共事多年，两家人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小雨是我们一起看着长大的，这孩子从小就懂事，特别讨人喜欢。家里有点好吃的，都是给她留着。我们两家人都把她当做掌上明珠，几天不见就想得慌。现在孩子出了这事，难道我就不心疼吗？一年前，我让她去帮金医生研究脉诊，当初你也是愿意的，到现在你又说这些不三不四的话，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呢？这一年，小雨为了金医生的脉诊研究确实出了不少力，可金医生为了小雨的病也没少费心啊！这次要不是为小雨治病心切，他何必冒着危险走一夜的山路到开源河去呢？孩子死了，我们心里都很难过，可你不该黑白不分，动手打人啊。看看你这是做了些啥事啊！你消消气，咱们赶紧准备一下，早让孩子入土为安吧。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，这里离北山还有一段路程，天黑了路不好走。”

王大爷的一番话使大伯醒悟了，他朝大家点了点头，早已等候送葬的亲友们就开始忙起来。

这时，我一下子跪倒在小雨的灵前，我有一肚子话要对我的小雨诉说，可是，我又什么也说不出来，我甚至还未能轻轻地抚摸她一下，她的遗体就被众人抬进了棺材。

有人喊了声“封棺！”厚重的棺木板就“咣当”一声，将那个美丽、活泼、善良又可爱温柔的小雨永远地囚禁在了黑暗里。四周顿时发出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声。

一根又一根锋利的铁钉被钉进棺木，那么刺耳的声音，钉一下，我全身就震颤一下，这铁钉仿佛不是钉在棺木上，而是钉在我的心上啊！

我跪在地上，手指深深地嵌入泥土。

此时此刻，在震天动地的恸哭声中，我突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空虚和害怕，小雨走了！小雨真的走了！

我的身边将再也没有了那双温软的手！再也没有了！那双手牵引着我，每一天，从医院到家里，从家里到医院。一年多了，几百个白天和夜晚，我对那双手是多么的熟悉，多么的依赖！小雨啊，你怎么就忍心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丢下？！没有了你的搀扶，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；听不到你的声音，我原本就没有光亮的世界将更是漆黑一片！

突然有人大声喊“起棺！”小雨的父母像疯了一样朝棺材扑了过去。他们死死抱住棺材，顿足捶胸地哭喊着：“孩子，你不能走，我们不能没有你啊！这一辈子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死了，我们也不活了！”说着，猛地向棺材撞去。见势不好，乡亲们和小梅一起把两位老人拉开。接着，四个大汉抬起棺材缓缓地向着北山走去。

小雨家几十个亲朋好友组成的送殡队伍，大声哭喊着紧随其后。这惊天动地的哀号，这撕心裂肺的呼喊，让人肝肠寸断。

而我，早已哭不出来，也喊不出来，只有眼在流泪，心在流血！

为了小雨的事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正常进食了，刚才又挨了重重的一拳，现在只感到两腿发软，头痛欲裂，我咬紧牙关，一定要坚持陪伴我心爱的小雨走完最后的这段路。山路崎岖，两边有许多灌木，送殡队伍前面蹭过，灌木枝条便不断地向后抽打过来，我的脸上和手上很快就被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。小城见状，就用右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臂，腾出左手去阻挡那些抽打过来的枝条。尽管他用尽了浑身解数，但一些灌木枝条还是不断地打到我的脸上。小雨在的时候，总说哥哥心太粗，从不让他给我带路，可现在小雨走了，谁还能像她那样细心、体贴地照顾我呢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喃喃道：“小雨，你不该走，不该走啊！我需要你，我们的脉诊研究更离不开你。我们的事业才刚刚开始，那天晚上你在树杈上确定的脉诊研究目标还没有实现，我们辛辛苦苦借来的书还没来得及仔细研读，你怎能就这样走了呢？”我越说越激动，越想越难过，



忍不住又失声痛哭起来，哭得几乎背过气去。

东北的秋天天黑得特别早，为了能在天黑前赶到北山，四个大汉抬着棺木快速奔跑起来，小雨的棺木也随着不停地颠簸。我知道小雨的胆子很小，平时跟我一起坐汽车的时候，只要一颠簸，她就恐惧地紧紧抓住我的手，现在棺木如此颠簸，小雨能不害怕吗？想到这里，我拉着小城急忙紧赶几步，追上小雨，用手紧紧地抓住捆棺木的绳子，好像握住了那双熟悉的温软的手，随着山路的颠簸起伏，伴着山林呼呼的风声，我觉得小雨听得到我猛烈的心跳，看得到我痛苦的脸庞，而且，她也一定能感受得到我给她的依依不舍的相握。

快到北山的时候，天突然阴了下来，阴霾的天空飘起了小雨，有人说，这是老天在为这个好姑娘悲怆落泪，也有人说，这是小雨幻化的灵魂。是啊，她的名字不就是小雨吗？这分明是她的灵魂在萦绕着我——她深深眷恋的爱人！小雨轻润我的发梢，滋润我的脸庞，湿润我的双手，亲吻我的双唇，钻入领口贴紧我的胸膛……我仰起头，张开双臂，轻唤我的小雨：“小雨啊，你快回来，回到我的身边，我们永远不分开，永远！”一股茉莉幽香迎面袭来，时浓时淡，笼罩，盘旋，终于还是慢慢散尽，空留下山风呜咽，草木簌簌……

北山到了，山坡上早有人挖好了墓穴。我问周围的人，为什么要把小雨埋在这儿？一位老人告诉我，按照咱东北人的习惯，没出嫁的姑娘死了，不能进祖茔，只能埋在这半山腰。

我的心又是一阵刺痛！我可怜的小雨！

“反正我是跟定你了，活着是你金家的人，死了也是你金家的鬼，我的心永远不会变！”小雨的话犹在耳边，却已是阴阳两隔！我跪倒在地，悔恨得双手不停地拍打着泥土——相识一年多来，小雨一直盼着嫁给我做我的妻子，可我，一个大男人却没有勇气接纳她，让她活着没能做成金家的人，死了居然也成不了金家的鬼！她一个人被埋在这半山腰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……

来到墓穴旁边，抬棺木的人把棺材放下，让亲人们跟小雨作最后的

告别。我跪在棺木前，欲哭无泪，欲喊无声，只是直直地跪在那里发愣。突然，有人大声喊：“时辰已到，准备下葬！”这时，我猛然意识到，从这一刻起，一年来天天陪伴我、照顾我的小雨，那个美丽的、善良的、人见人爱的小雨，抱过我、亲过我、爱过我的小雨……就要被埋进这冰冷的地下，永远永远地跟我分开了！山上如此寒冷，天上还下着雨，小雨平时最怕冷，我咋能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管呢？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一阵绞痛，双手死死地抓住捆棺木的绳子，说啥也不肯放开。大家见我抓住棺木不放，怕耽误了下葬的时辰，几个人过来，用力掰开我的手，把我拉到一边，随后小雨的棺木就被放进了墓穴。大家拿起铁锹，七手八脚地往墓穴里填土。我听到铁锹铲土的声音，拼命地挣扎，想扑过去阻止他们，可两个人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使我无法挣脱，我急了，扯开嗓子用尽全力大声地喊：“小雨，你不能留在这里，不能！快跟我回去啊！”随后便失去了知觉。

……

醒来时我已躺在小雨家的炕上了。大伯、大妈、小城和小梅都在哭泣，医生正在给我打吊针。我一想起小雨下葬时的情景，又哭了起来。大妈走到我跟前，用手摸了摸我被打肿的脸，心疼地说：“孩子，还疼吗？你别怪我。我和你大伯是疼女儿疼疯了，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我们对不起你呀！”接着，大伯也走过来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懊悔地说：“孩子，你总算醒过来了。如果你出了事，我就成千古罪人了。一年来，你为了小雨的病操碎了心，听小城说，有好几次你都是用自己的工资给小雨买药，自己却连菜都不舍得吃。小雨临死之前跪在床上苦苦地哀求我们，让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你，可她尸骨未寒，我们就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，我们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刚刚死去的小雨啊！”说着，大伯又捶胸顿足地大哭起来。

两位老人诚恳地向我赔礼，又如此地疼爱我，更使我追悔莫及。我怎么会怪他们呢？如果不是我的“急性子”，急着去拿那本书，小雨怎么会死呢？这一夜，我牵挂着、思念着风雨中的小雨，总是在恍惚间觉得



小雨就在身旁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要去医院上班，大伯和大妈说什么也不让我去，我只好让小城去医院给我请了假。吃过午饭，我还是坚持要回去，大妈就让小城把我送回了家。

到了家门口，我说服小城回去，一来是照顾大伯和大妈，二来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我摸索着打开房门走进屋，屋子里冷冷清清，没有了往日的欢笑，也没有了那淡淡的茉莉花香和温柔的呵护。我在屋子里站了许久，没有人过来帮我脱衣；我在椅子上坐下，也没有人为我沏茶，我感到一阵空虚。下意识地伸手到衣兜里摸烟。衣兜里的烟早就抽完了，烟盒也扔掉了。兜里没烟，也不想去买，就想上炕躺一会儿。走到炕边，伸手摸了摸炕上的被褥，冰冷冰冷的没有一丝热气。我感到身上有些冷，急忙披上一件厚外套又回到桌前坐下。小雨啊，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冷清清的屋子里？一年了，我们都是同出同归，每次回到家里，你都是先帮我脱下外衣挂好，接着沏上一杯热茶送到我的手上，然后就忙着去做饭。天冷的时候，你劈柴点火，把土炕烧得热热的，而我则坐在椅子上，一边吸烟、品茶，一边尽情地享受你带给我的这份惬意。忙完了，你总是拿个板凳坐在我的身边，一会儿帮我掸去落在衣服上的烟灰，一会儿又帮我梳理被风吹乱的头发，有时还握住我的手，用镊子夹着酒精棉球，轻轻地为我擦拭手指上的烟渍。到了吃饭的时间，你就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来，然后坐在我的身边，把我喜欢吃的饭菜一样一样地夹到我的碗里。你虽然没学过厨艺，但由于用心，所以每餐都做得十分可口。我们一边吃饭，一边聊天，有说有笑，开心极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桌子，无意中摸到了那天出门前小雨吃饭用过的碗。我用放在碗上的筷子试了一下，碗里居然是硬邦邦的楂子饭！我的心猛地震了一下，那天明明吃的是鸡蛋面啊！而且吃饭时我还特意问她吃的什么，她说跟我吃的一样，也是鸡蛋面，可现在我才知道她竟然是瞒着我在吃冷冰冰的楂子饭！善良的小雨，为了我，

居然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了，怪不得上个月我们买的三十个鸡蛋竟吃了长达半个月。按照约定，每天早上我们每人都要吃两个鸡蛋，可三十个鸡蛋吃了整整半个月，我问她怎么回事，她说后来又买过，现在我才全明白了！自从她开始配合我研究脉诊以来，不仅全力以赴地为我工作，还时刻关心着我的身体。一年来，她把父母给她买的营养品几乎全部用在了我身上，就连她妈每天为她订的牛奶，她也都拿来分给我一大半。她知道我吃饭很挑剔，就每天挖空心思变着花样给我做饭，每餐都让我吃得舒舒服服，可她自己却天天吃剩饭，有时连剩饭也吃不饱。出发去双子河那天，为了让我吃好，她跑出去很远买回鸡蛋面，可她自己为了赶车，连这硬邦邦的糍子饭也没吃上几口，就饿着肚子跟我们出发了。我的心又是一阵刺痛。

过去，在她病重的时候，我曾花了几百元钱为她买了两棵上等的野山参，可她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了一棵，后来那棵她用刀切成碎片，每天给我沏茶时偷偷放进我的茶杯。一直到最后，才被我们医院的刘医生发现了。为了这件事，我心里难受了很久。假如我多关心她一些，再早些明白，多照顾她一些，她的身体也许会恢复得更好，也许就不会死，可现在一切都晚了！想到这里，我的鼻子一酸，眼泪又流了出来。一个独生女，一个从小娇生惯养长大的女孩儿，却没有一点娇气，也不图丝毫的回报，每天拖着虚弱的身体为我做这做那。在这之前，我只知道自己吃饱了就去拼命地工作，总想等事业成功之后，就把她娶进门，雇一个最好的保姆照顾她，让她每天都生活得舒舒服服，可万万没想到她会走得这么早，让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我追悔莫及，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，那么不管工作多忙，时间多紧，我都会全身心地爱她，照顾她，决不再让她受哪怕一点委屈。

一年来，小雨体贴入微的照顾让我养成了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习惯，我对她的依赖一天天增强，除了晚上躺在床上，我似乎一刻也离不开她。记得去年秋天的一天，小雨的妈妈得了盲肠炎，住院做手术。碰巧那几天山上着了火，大伯和小城都到山上扑火去了，小梅也回了山外，家里



只剩下小雨一个人。她在医院整整护理了妈妈一天。这一天我真是度日如年，早上没有吃饭，中午只吃了刘涛给我的两个包子，下午不到下班时间，肚子就饿得“咕咕”直叫。下班后回到家里，还是没听见小雨的声音，我又渴又饿，连忙去摸暖瓶，可暖瓶里空空的一点热水也没有。我想，没有热茶先喝口凉茶也好，可杯子里没有一滴水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摸到电壶自己烧水，水开了，我把开水灌进暖瓶里，想再烧一壶，没想到接水回来时，一脚把暖瓶踢倒了。“砰”一声，暖瓶摔碎了，瓶里的开水溅出来把我的脚烫伤了。我懊恼透了——没想到饭没吃上，脚又被烫伤了！我赌气地把水壶扔到一边，坐到椅子上抽起了闷烟。我的肚子饿得一阵阵绞痛，嘴唇也干得裂开了口子，此刻，我是多么盼望小雨能早些回来呀！可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，还听不到小雨的动静，看来今天晚上她是不会来了。如果她真的不来，我吃不上饭，喝不上水，脚还一阵阵的刺痛，这一夜可怎么过啊！正当我发愁的时候，小雨急匆匆地进了门，一见我就着急地问：“我一天没来，你是咋吃的饭？”当她知道这一天我只吃了两个包子后，很难受，用手摸摸我的脸，像哄孩子一样地哄我：“别生气哦，我知道你饿了，可妈妈得了盲肠炎做了手术，爸爸、小城哥和小梅都没在家，妈妈在医院里打吊针，我实在脱不开身啊。这一天我一直惦记着你，坐在妈妈的病床前也一直在想着你，我后悔昨天晚上没把那两个暖瓶灌满，更后悔今天早上没早起一会儿把饭给你送来。谁想到妈妈起床时能突然得这个病呢？如果早知道这样，我就是一夜不睡，也会跑来把水给你烧开，把饭给你做好。好在晚饭时，同病房另一个病人的女儿来了，我就让她帮我照看着妈妈，赶紧跑出去给你买了饭，可就是没法子给你送来，直到九点半，妈妈的吊针打完，我才急忙赶了过来。这屋里太冷了，你先吃饭，我去劈些样子把炕烧热，要不夜里又要着凉了。”说着她一低头，突然看见了我脚上的纱布，惊讶地问：“你的脚是怎么了？”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给她讲了一遍，她急忙蹲下身揭开纱布仔细看了看，“呀，烫得这么狠，该有多疼啊，你咋受得了呢？”说着，她又急忙拿来盐水和纱布，先用镊子夹着盐水棉球把伤口擦拭一遍，又用新纱布重新给我包好，然后抱住我的

肩头“呜呜”地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：“金哥，我一天没来，你就遭了这么大的罪，看来你的身边不能没有人啊。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！听说山上的火已经灭了，今天夜里爸爸和小城哥就能回来，明天让他们护理妈妈，我还是来陪你，我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！”说完，她就赶紧到外面劈柴去了。等炕烧热，我吃完饭，天已经很晚了，一直到照顾我上炕躺下，小雨才又急匆匆地赶回医院去陪妈妈。而从我这里骑自行车回去，至少要半个多小时。

从那以后，小雨果然每天早上都早早地赶来陪我吃早饭，白天更是寸步不离地陪伴在我的左右，晚上则一直陪我工作到很晚，再帮我做好夜宵才恋恋不舍地离去。一年多来，她天天如此，风雨无阻，可现在，她走了，我无依无靠，无着无落，一下子坠入了痛苦的深渊。

整整一个下午，我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中。不觉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，别人家妻儿老小正围坐在饭桌前，有说有笑、热热闹闹地一起吃饭，可我的小屋却是清锅冷灶，连一杯热水也没有。我胸口堵闷得没有食欲，但为了明天能去上班，还是强迫自己吃了两个煮鸡蛋。这鸡蛋还是出发前小雨给我煮好的，一摸到它，我又想起了小雨，心里又是一阵酸楚。以前，每当我工作累了的时候，小雨就剥开一个鸡蛋塞到我的嘴里，接着就把热茶送到我的嘴边；现在，两个冰冷的鸡蛋就堵在我的胸口，却没有人给我端茶。我顺手去摸茶杯，茶杯就放在桌上，杯子里的茶水还是满满的，可是早已凉了，这还是那天出门前小雨给我沏的那杯茶，当时水太烫，我只喝了几口就走了，没想到前后不过几天的时间，却已物是人非！茶水还在，小雨却永远地离开了我。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冰冷的茶水让我感到透心的凉。我拽开被褥躺下，被褥很凉，土炕也很凉，我躺在这冰冷的土炕上冷得全身发抖。小雨在的时候常说，每天晚上从我这里回家后，总是挂念着我，担心屋子太冷，怕我着凉，又怕我熬夜累坏了身体。而现在屋子里真的很冷，土炕又是这么凉，可小雨呢，怕我着凉的小雨又去了哪里？！我的心又是一阵绞痛。一个活生生的生命，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，她走



得那么匆忙，匆忙得甚至连一句话都没给我留下。那圆润的嗓音，那甜美的话语，那体贴入微的照顾，还有那淡淡的茉莉花香，也都跟她一起走了，走得是那么的远，远得永远不能再回来。小雨啊，此时此刻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想你，我爱你！这句在你生前我从未说出口的话，你听到了吗……我感到有些冷，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热水袋。热水袋就在我的身边，里面还装满了水，不过，水是冰凉的。这热水袋还是上个月小雨发了生活补助金给我买回来的，她说夜里炕凉，怕我感冒，就给我买了这个热水袋。星期五那天晚上回家时，她还想着把热水袋灌满热水塞进我的被窝，这热水袋里的水就是那天晚上小雨灌满的。如今人走了，水也凉了，整个屋子里寻不到一点点热气。我冷得厉害，再也躺不住了。

我披上衣服从土炕上下来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到地上，两手紧紧抱着那个装满凉水热水袋，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。小雨啊，你活着的时候疼我，爱我，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我，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，可现在你走了，屋子里冷得像冰窖一般，此刻，我就跪在这冰冷的地板上，小雨，你看到了吗……？！我默念着小雨，呆呆地跪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过了片刻，我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急忙向放在窗边的那张桌子慢慢爬去——我想起小雨每天用来整理资料的那支还残留着她体温的钢笔，就放在窗前那张桌子上，我要过去摸摸它，没想到无意中碰到了小雨坐的那把椅子，我又激动起来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紧紧抱住那把椅子，失声痛哭起来。过去，现在，未来，生命中的全部痛苦都凝聚在了这一瞬间。人生最宝贵的一切就这样早早地结束了，我痛苦，我无奈，此刻，我只能用这无尽的痛苦和滚烫的泪水来祭奠永不能复归的小雨……当我哭得筋疲力尽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我感到浑身酸痛，全身的骨缝就像被斧头劈开一般。我慢慢挣扎着爬上土炕钻进被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梦中，我仿佛又来到了北山，跪在小雨的坟前小声地向她诉说那天去南岔出诊的经过，恳求她的原谅。我把脸紧贴在坟上，想离小雨近点，再近一点。“小雨，我爱你！你生前没有听到，我现在说给你听，你听到